



红麒麟丛书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映泉 著

BAI NIAN FENG LIU

百年风流

这里，人类亘古而今的爱恋，炽灼
却畸形，坚忍又悲凉。人们活成了怎样
滥褻而且陋不堪的皮囊。

畸形岁月酿就畸形的人间悲剧

本书获
屈原文学奖
一等奖

百年风流

映泉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风流/映泉著. - 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87.3

(红麒麟丛书)

ISBN 7-5008-1708-8

I. 百… II. 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322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印 刷: 北京市通县京华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 1999 年 8 月修订第 1 版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 382 千字
印 张: 14.125
定 价: 15.80 元



内容介绍

小说以史诗般的沉雄气势，描写了中国南方某镇的世态炎凉，沉浮变迁。一个叫作丁汉武的死了，祸及几代芸芸众生。有的空怀绝技，终成活尸；有的燃尽情焰，怅然一生；有的大彻大悟，自焚归天；有的绝欲纵情，偷汉亡身。多情者最是多难，风流人太过相残，畸形岁月酿就畸形的人间悲剧。哀哉！该作获屈原文学奖一等奖。

丛书策划：岳建一
责任编辑：岳建一
装帧设计：岳建一
佟昭丽

亲爱的读者：

这里，湿漉漉的太阳，枯红而破碎。这里，横陈着旷古蛮荒的精神世界，凡是真实的生命，极少逃出劫数，触目惊心而又似曾相识。这里，真实的爱欲、悲欢、情愫，意味着罪孽深重，人类亘古而今的爱恋，炽灼却畸形，坚忍又悲凉。这里，人们活成了怎样褴褛而丑陋不堪的皮囊！读下去吧，你将感受到凸出作品的生命冲动，触摸到一颗颤呻吟、悸动和挣扎着的灵魂。正是这些生命和灵魂，显示着生的神圣，爱的价值，人的丧失殆尽却不甘泯灭的尊严。读罢，你将慨叹、忧愤和惊悚不已。因为，你谛听到了历史深处凄厉而悠长的真实回声。

——编者

谨将此作献给在那最深
沉的岁月里一同共过命运的
灵魂。

——作者

《百年風流》

內 容

小說以史詩般的沉雄氣勢，濃墨重彩，實錄了中國南方一隅的世態炎涼，沉浮變遷。一個叫作丁漢武的死了，陰魂不散，殃及衆生。從此，多情者多難，風流人相殘，畸形歲月釀就畸形人間悲劇，無一生靈可以走出千古荒謬。

孫王姣被誘奸了，禍及三代，鬱鬱而死。

吳文書清雅秀麗，迫于世俗，與女兒姐妹相稱，流淚一生，苦不堪言。

荷花美似天女，嫁給算命瞎子，難熬少婦寂寞，苟且偷漢，因情亡身。

楊春華一生磊落，百劫不悔，卻難洗滿身臟水，逃不出紅色恐怖的深邃。

吳文畫才貌非凡，竟空懷絕技，終於成了一具活尸。

徐大發精通戲劇，施才無望，活着意味着被斗挨整，直至熬成白發人。

楊瞎子最是猥瑣乖戾，卻最是徹悟人生，看破紅塵，

一 覽

自焚歸天去了……

從商販、鐵匠、戲子、艄公、貧協主任、媒婆、卦士，到紅衛兵、造反派頭子，個個靈肉相離，陰陽難合，真偽莫辨，欲情顛倒。這裡，親朋相殘，互藏殺機，人人淪為生物，而他人就是地獄。其中，荒唐婚姻，蕩婦行徑，私通亂倫，放浪形骸，無不奪意駭神，讀來眩目而逼真。那迷茫中的求索，禍亂時的俠義，黑暗里人性的星光，使作品雖因濃重的悲劇色彩而令人不忍卒讀，卻又有灼然的亮色迫人為之情動。字里行間，流動着古老的東方意識，殘酷而多情的人性百態和內涵，俱在其中。盡管事件經緯錯綜，時間跨度較大，但脈絡清晰，井然有序。作品對於風流男女的心態描寫，具有冒險精神，赤裸坦率，精確入微，使人一窺精神世界遍佈的洞穴、荒漠、沼澤、清泉和地獄；其語言工樸拙野，從容暢達，機智而又富於質感。該書榮獲屈原文學獎一等獎。

序 幕

尘世阴魂

可是有谁知道，他阴魂不散，竟缠上灯笼镇上人了。

——作者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对乡镇产生了兴趣。每到一地，只要听说附近有个镇，我就忍不住要去逛逛，看看历史留下的陈迹。一条残缺不堪的石板路，一堵古老建筑的断墙，一顿独具特色的风味小吃，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和故事，无不引起我的遐想。逛得多了，便有些思考：这些镇少则数十年，多则数百年，何以像人类中的侏儒，老是不能成长呢？想不出个所以，就产生了写小说的欲望，企图利用形象思维，把听到的和看到的描摹出来。

我的家乡——荆山脚下，有许多的小镇，是块严酷而多情的土地。许多多情的男男女女，在这片土地上演出了无数多情的闹剧、悲剧，当然也有喜剧。我将它们实录下来，无论今后怎样沉浮变迁，或许还能给真实的小镇留下一点点真实的文字。

就是这荆山山脉脚下有一条河，叫沮水。沮水岸边有一个镇，叫灯笼镇。

灯笼镇人爱挂灯笼，这个镇因此而得名。

镇上大多是生意人家，挂灯笼是出于生意的需要：一是装点门面，扩大影响，图个兴旺；二是起招牌作用，比如“丁——生药”、“吴——杂货”、“张——布疋”……姓写在这边，经营项目写在那边，一看就知。

挂灯笼等于做广告，既然大家都爱这玩艺儿，又都懂得其重要性，便生出许多讲究来，在灯笼上下功夫。你是皮纸糊的，我就用布蒙。你不服气，用绸子蒙，我就下湖广买回玻璃镶。你大，我比你还大。你做得巧，我比你做得更巧。这么一比，便把灯笼镇闹出了名，方圆几百里无人不

晓。城镇的妙趣不在白天在夜晚。一到天黑，满镇便成了灯笼的世界，映红了后面的山，映红了前面的河，也映红了顶上的天；行夜路的，隔几架山都能看到那一片红光。于是有人说，灯笼镇是块福地。

这块福地很热闹，热闹了几百年。它是个水陆交叉点，上通巴蜀，下达沙市，北至襄阳，南连宜昌；山路上不断骡马队，河下有运货船；山里木耳蚕丝出口，外面布、盐、糖进山，无不由此经过。若遇到逢年过节，几个县的戏班子在镇上唱起对台戏来，那热闹便增加到十二分，满街灯笼通宵达旦，锣鼓鞭炮震荡山水，那情景跟五月的蜂箱差不多！

到了抗日时期，日本人占了山外平原，也阻断了通沙市的交通，县政府从沮水下游移到了灯笼镇，灯笼镇的热闹便达到了鼎盛时期，镇上的居民便一下子抬高了身价，显得金贵起来。

在金贵的居民之上，还有个最金贵的人物，他叫丁汉武。丁汉武的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爹爹呢，是个开肉案子的。他爹爹勤劳、本份，带点生意人的小奸滑。他每日早起杀猪，退毛、翻肚肠，吃罢早饭就到街上卖。他没有固定的门市部，案子就置在人家屋檐下。大半天将肉卖完，下午和晚上就买猪；第二天一大早就又杀。每日循环往复。虽不赚大钱，日子却也过得去。不知哪一天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，这个买卖光靠自己一人支撑下去是不行的，于是便想到了儿子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的汉武，小的汉文，都在学堂念书。经他观察，老大长得壮实，对读书不大在意；老二身子孱弱，对书很是迷恋。他想，读书无非认几个字，像这个家，断不会出什么状元，纵然靠读书能争个荣华富贵，也将会是老二而不会是老大。这么一划算，他毅然让老大退学，给他做了帮手。自有了丁汉武帮忙，老丁果然轻松多了，而且生意也比往常好。

丁汉武对退学并无多大意见。他精力旺盛，也晓得心疼老爹，老爹让他帮着杀猪卖肉，他干得蛮好。不用多久，一整套程序他都掌握了。杀猪，他一刀捅下去就掏着了心脏，干得干净利索。卖肉，他的脑袋灵，算账又快又准。有人想买内脏或座墩、蹄子，他比他爹灵活，既舍得又肯赔账，靠这结交了不少朋友。有时候，肉卖完了精力还没完，他就去找武功师傅练几手拳脚功夫。不几年，他竟长得颇有几分人样儿，再加能文能

武，人缘关系也不错，在灯笼镇便渐渐地显露出头角来了。不过有一宗，人大了，他对卖肉逐渐失去了兴趣。每当看见姑娘媳妇们捏着鼻子从肉案子前经过，他就看清了自己满身血污，闻着了臊腥气。

他肯帮忙，朋友也多。如果镇上有人受了外人欺负，只要他振臂一呼，不愁报不了仇。他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差，镇上人跟镇上人闹了矛盾，他也可以插进去数落谁是谁不是，谁敢跟他顶牛，不用他出面，他的朋友们也叫你有好戏看。生意人图的是平安，只要无病无灾，舍几个钱不在话下，这样，丁汉武慢慢成了小镇的保护神。外乡客人由此经过，为求得财产安全，常常人没到就先送来了买路钱。丁汉武发了，不再提刀杀猪，给他爹请了两个伙计，自己悄悄干起买卖来了。

对这么一条好汉，政府部门是不肯漏掉的，经人牵线，丁汉武虔诚地入了国民党。国民党也不亏待他，委他以重任，让他当了这一方的保安队长，还兼党内的什么职务。他堂而皇之地购置军火，拉起了一支武装。他用公款和搜刮来的钱，修起了好几座碉堡式的楼房，在楼上可以监视小镇居民。他的生意兴隆，有自己的船和马帮，在镇上开了药店、米店、绸布店。帮他筹划跑腿的，都是他过去的穷兄弟，一帮亡命之徒。

钱多了，又闲得慌，便在女人身上下功夫。他有老婆，但两个老婆解不了馋，况且他喜好的就是冒风险。

是一个夏天的下午。他一觉睡醒，无来由觉得闷闷地，便在那楼上打转转，望望河里的船，又望望街上的人，呵欠连着呵欠。偶一侧头，他发现了一个目标。

他的院外是一片矮房，越过矮房屋顶，那边有一幢略高些的房子，它的侧墙上方开了一个小窗，窗里坐着一个妇人。下午的太阳射向那边，房里有阳光反射，将那妇人照得分外清晰。那显然是一个人家的阁楼，因太热，妇人敞着衣扣，下身仅着一条短裤衩，胸部和大腿全裸露在外面。她正编什么东西，编一编，用手巾揩一揩汗，身体的各部分便随着手巾敞露了出来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在对面那严肃的区公所楼上，有一双目光灼灼的眼睛正在死盯着她。

丁汉武的脚像上了铆钉，一站好半天。他的眼睛瞪圆了。这是谁家

的妇人？其实只要走几步，望望街上的大门就可以清楚，但他舍不得移脚，站在那里苦动脑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女学生牵着个小女孩，出现在阁楼里。他恍然大悟：是吴安泰家里！那妇人是吴安泰老婆孙玉姣，那女学生是孙玉姣的妹妹孙玉美，小孩是吴安泰的女儿吴文书。吴安泰是老实的生意人，居然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？……丁汉武愣了好一会子，想出个主意，当即来了精神，离开了小楼。

吴安泰开着一爿杂货铺。他这个铺子里，最招人喜欢的货物是麦秸编的小玩艺：小簸箕、小篮子、座垫、小帽儿等等，编得极精巧。这是他老婆孙玉姣的手艺。有了老婆这手艺，他的生意虽说赚不了大钱，几个人的生活倒也松松活活，过得挺惬意。

话说当时他正给几位客人挑扇子，掉过头来，猛地发现铺子里早进来了一位不平常的客人，便三下两下打发了买扇子的人，向丁汉武凑了过去。

“丁大哥，要点什么？”吴安泰满脸卑谦的笑。

丁汉武在本镇居民面前从不摆架子，自然也是满脸带笑，“不要，随便转转。”他说。

难得这位要人转到铺子里来，吴安泰喜不自禁，说一声：“请里面喝杯茶！”便把丁汉武往后面领。

吴家房子本不很宽敞，当街的一间隔成两半，前面卖货，后半堆货；另在靠墙隔出个过道，直通后院。从墙背后看有两个门，一个门通铺子，另一个门通与铺子并排的另一间房，里面让孙玉美和小书住着。两个门之间，一部安有扶手的板梯贴壁而上，直通那藏娇的小阁楼。梯子下是个小小的天井，天井边是客房、厨房、柴房，都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当下吴安泰将丁汉武让到天井边，搬过一把竹躺椅让他躺，冲楼上一声叫：

“小书妈，来客了！”

楼上娇声作答，却并没有及时下来。丁汉武猜想，那婆娘在怎样穿衣服，怎样梳头洗脸，在脑子里填补这段空白。吴安泰是个忙人，人在里面，耳朵听着外面，只恨老婆动作太慢。恰好这时外面有人喊叫要买货，

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，仰着脸，瞪着眼，巴望老婆快些出来。丁汉武要的是主人不在，豁达地说：“你去忙你的。”吴安泰说声：“得罪！”出去了。这下遂了丁汉武的意，他不眨眼地瞪着楼上小门。进铺子时，他亲眼看见孙玉美领吴安泰的女儿出门去了，不必担心有人打搅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楼梯“格得”一响，那妇人露面了。但见她上穿白白的府绸褂，下着镶了脚边的红绸裤，脚蹬一双绣了花的绿色软底鞋，手捏一方大手巾，梳得油光的头上插着嵌有假红宝石的发夹，耳朵下吊着绿色的坠儿，慢悠悠下来了，下到楼梯半腰，望见丁汉武，便冲他嫣然一笑：“哟，什么风把丁大哥吹来了！”然后大手巾掩着半边腮，一阵风似地飘将下来。

丁汉武欠欠身，吞一口痰，说：“天热，玩玩。”

孙玉姣端来茶，又递来水烟袋，见丁汉武两眼直勾勾的，先自羞红了脸。丁汉武假意揩把汗，孙玉姣马上乖巧地取过扇子，坐到他身边摇起来。那风，和着妇人身上的香味儿汗味儿发油味儿，一股劲儿地往丁汉武鼻子里钻，叫他浑身都酥了。

“大哥今儿怎么得空来玩玩？”孙玉姣问。

“要劳动嫂子哩！”

“大哥是贵人，要做什么尽管吩咐，说什么劳动哟！”

“请嫂子绣个香袋。”

孙玉姣的扇子慢下来了，笑容慢慢没有了，不觉低下头去。原来这香袋本是女人送给相好男人的，男人请女人绣香袋，什么意思？她有些惶恐不安。丁汉武躺在竹躺椅上，仰着脸，只见孙玉姣的脸儿白里透红，白府绸下的乳胸随着心脏急促地蹦跳，搁在躺椅扶手上的胳膊有如一截嫩藕，他原本就是个强盗胆子，此时也不管人家怎么想，会不会突然来人，张开大嘴在那白膀子上咬了一口。

那女人吓得一跳，却没有退缩。是不敢得罪他？是愿巴结他？还是她本来就是个性水性杨花的人儿？不得而知。反正丁汉武要她绣淫褻的香袋，她绣了；给她一大笔酬劳，她接了。过不多久，丁汉武终于进了那个神秘的小阁楼。

丁汉武和吴安泰称兄道弟，还送他一个十分考究的大灯笼，上面除了“吴——杂货”的字样之外，还署上了他丁汉武的大名。他常请吴安泰到山外运货，有时候还有意给吴安泰一大笔买卖，让他本人拿着他丁汉武的名帖去四处活动。有他照顾，吴安泰的生意日渐兴隆，吴安泰对丁汉武也就更加巴结了。

尝到了偷鸡摸狗的甜头，丁汉武越加放肆起来，专一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了。他的那些兄弟原本是一群地痞，他要干坏事，兄弟们自然帮忙，帮他牵线接头，帮他出谋划策。慢慢地，丁家送的灯笼满街都是。除了他的心腹，谁都不知这送灯笼的内情，以为他人好，照顾生意人家哩！

几年后，吴安泰终于发现了内情，一气之下，病倒在床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。

解放军南下，丁汉武竟带领他两个儿子和一帮亡命之徒在山口筑起碉堡，想阻住解放军。那结局是明摆着的。灯笼镇解放不几天，丁汉武被一颗子弹送进了阎王殿。

灯笼镇人长舒了一口气。

可是有谁知道，他阴魂不散，竟缠上灯笼镇人了。

第一部

情劫白夜

叫你跪你就跪！跪不
跪？

——郭守义

